

语言是小河

韩陈其摇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题摇记

甲申新春，拜望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著名语言学家、博士生导师于根元教授，获赠于根元先生及其弟子所著的一套《语言与传播丛书》，书新、意美，美不胜收，令人浮想联翩！

在《语言与传播丛书》里，于根元先生的宏著《语言是大海》，像大海一样的迷人，像大海一样的动魄，像大海一样的令人心醉！《语言是大海》云：“拿语言同大海比较，越比越觉得语言是大海”；《语言是大海·序》云：“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一批老、中、青学者，他们都是在语言大海里弄潮、冲浪、遨游的人”。

我赞美“语言是大海”，我更赞美“在语言大海里弄潮、冲浪、遨游的人”。高山行止，景行仰止，大海观止。《庄子》云：天下之水，莫大于海。在大海面前，我总觉得：我是小河；我也觉得：语言是小河！

在于根元先生《语言是大海》的引发下，拙作《语言是小河》开始流淌。《语言是小河》，是语学和文学相结合、语言学和传播学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是语言小河向语言大海的流淌！

《语言是小河》共分五篇：《汉江——外传篇》，重在一个“外”字，这是写于汉江之畔，发于汉城之报，播于韩人之中的。《香江——特传篇》，重在一个“特”字，这是写于黄河之畔，发于香港之刊，播于港人之中的。《京江——广传篇》，重在一个“广”字，这是写于京江之畔，发于四方报刊，播于中国大陆的大庭广众



之中的。《心江——自传篇》，重在一个“自”字，这是序跋一类的“自说自话”，是心河、心江向心海的流淌。《语河——语言人的眼光》，这是“要想甜，加点盐”（父母的语录），希望语言人观赏文学世界的眼光会给人带来一点新鲜感，同时也希望语言人的语学作品也会给圈外人带来一点点乐趣，甚而至于激发出一种什么灵感，那么，“语学作品”的“盐”，就变成了耐人寻味的“甜”了。

语河跋涉，三十春秋，忽深忽浅，忽近忽远，忽浮忽沉，忽失忽得，令人不禁有“涉江”之慨。慨而读《诗》，《诗》而明言：“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如今，语河泛舟，伊人荡桨，其乐融融，其苦也融融，不亦幸乎？！中学的一些相识与不相识的语文老师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在高中班级里用匿名的方式测评比较中学语文课本与《语言是小河》中的某些相关篇目（如《街名与文化》），几乎一致看好的是《语言是小河》中的某些相关篇目；中学语文课本编者的眼光令人郁闷。疑惑和感慨！

这真的让我很感意外，也真的让我很感动，当然也真的很感谢——感谢祖国的花朵们，感谢培养祖国的花朵的园丁们，感谢他们送给我的那份珍贵的真诚！



自摇序

语文是什么呢？有上课的课本，好像很简单。六七岁、七八岁时，便知道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是“鹅、鹅、鹅，曲颈向天歌”；语文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语文是“放牛乐啰啰，清早到柳河，露水草儿吃得饱，耕田不用你吆喝呀外喂”。

语言是什么呢？好像是语文，又好像不是语文，这就一言难尽了。对她的认识是从学俄语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十二三岁时学俄语时的第一节课，使我知道了“外国语言是人生斗争的武器”。这么一个大人物，既然都说了外国语言是人生斗争的武器，推而广之，中国语言，当然也应该是人生斗争的武器。

语言居然是武器，好像是欧洲人的发明；仔细一想，咱们中国的老祖宗不早就说过“唇枪舌剑”、“舌剑唇枪”、“剑舌枪唇”诸如此类的狠话，又是“枪”，又是“剑”的，只不过是“舌、唇”来借代“语言”或“言语”罢了。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将“语言”或“言语”的武器作用和斗争功能发挥到登峰造极。其后的十多年，中国社会失常了、失序了、失态了、脱轨了，整个中国大昏，整个中国大乱，整个中国大破，整个中国大狂，整个中国大疯：人不人，鬼不鬼；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国不国；天不天，地不地。中国社会生态的祸水，引发了中国自然生态的祸水；中国社会生态的祸水和自然



生态的祸水共同作用，引发了中国语言（或“言语”）生态的空前灾难：从形式上来看，一伙政治流氓、恶棍、骗子，以“中国人还要学中国语言吗”的强盗逻辑明火执仗地去扼杀中国语言，与此相关的、也可以说是推波助澜的，是一个伟大的《语录》“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言下之意，“文科大学不要办了”，“文科大学不要办了”，“中国人还要学中国语言吗”！从中国语言（或“言语”）生态发展状况上来看，中国语言已被随心所欲地糟践了，已被肆无忌惮地强暴了，已被莫名其妙地蹂躏了，充满了血淋淋的“红”、鬼森森的“黑”、病颤颤的“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复兴，中国人开始觉醒，中国语言生态开始逐渐逐渐回归到自然和正常发展的状态，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制度（全称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为：“上”、“管”、“改”）。然而，时隔不久，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中的第一个字“上”，已经变质变味，变成一种特权，在某些地方似乎已变成世袭，甚至已经按序类推到尚在襁褓中的某书记的某公子的某千金的某公子；而在纯知青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虽未变成世袭，但却又是另外一番近乎残酷的竞争。知青们，不管是谁，谁敢不高喊“扎根兵团干一辈子革命”，然而，一旦有离开生产建设兵团的机会，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呢？黄海滩涂，我已呆了五、六年了，放过羊、喂过猪、养过马、种过菜、挑过河，见过和听过许许多多远远近近的生死；黄海滩涂，已经使我麻木，使我埋没了一切奢望、欲望、希望、愿望，什么“望”都不敢有了，似乎已经快要到达了一种心如止水的境界。心如止水，是一种境界，但绝对不是血气方刚时代所应产生的境界。血气方刚时代，心如止水，大约就好像烧得红通通的钢铁，不断淋浇上一桶又一桶的冷冰冰的清水，不断地升腾起一股又一股然而是一股比一股更为清淡的烟气，终至烟灭气尽，“心如止水”则变成了“心如死灰”，



“心如锈铁”、“心如冷冰”。

1970年春夏之交，就在快要到达一种心如止水的境界时，大喜从天而降，我从黄海滩涂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被考推（以考试为名，以推荐为实）为工农兵学员，而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这年，我所在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猿师员四团苑营猿连，就我一个人被考推为工农兵学员；其实，就我所在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猿师员四团苑营而言，也是就我一个人被考推为工农兵学员，因为苑营的其他源个连和员个直属排的候荐人选都通通落选了。苑营，共有缘个连和员个直属排，至少有知青员人以上。员——这是多么的幸运!!!当时，除我而外，苑营的其他源个连和员个直属排的候荐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幸运女神却向我微笑了。我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背景，但是，我的工作、我的人品、我的考试成绩（当年，为了从形式上批判张铁生的交白卷，在推荐后举行了名义上的入学考试，名义上的入学考试，我名列前茅），打动了全连的知青（当然不是百分百，个别知青还十分阴险地无中生有地写了我的黑信），获得了我所在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猿师员四团苑营猿连指导员刘学华同志的由衷的赞赏。因此，在我被考推工农兵学员的整个过程，都获得了我所在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猿师员四团苑营猿连指导员刘学华同志的大公无私的支持。如果没有刘学华同志的由衷的赞赏，如果没有刘学华同志的大公无私的支持，就不会有我这个工农兵学员，就不会有我这种千分之一的幸运。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猿年，但，一旦回想，一切历历在目，似乎好像就是在昨天。

工农兵学员的时代，是以“不学”为学的时代，是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时代，是“上”、“管”、“改”的时代。两年半的工农兵学员：学工、学农、学军；评法、批儒、评《红》（即《红楼梦》）；批林（林彪）、批邓（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水浒》反投降、读点《鲁迅》痛打落水狗，



忙得团团转！然而，越是团团转，越不知道学了什么知识。在“上”、“管”、“改”的名义下，初生牛犊不怕虎，以工农兵学员为主讲，以老教授为伴讲，我居然能和 20 世纪 50 年代就文名显赫的吴奔星教授同台讲《鲁迅》、评《水浒》！

1969 年，上山下乡知青大回城，一浪高过一浪。留校与否，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对于我的留校，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老师，几乎一致看好，然而，我却没被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工宣队”们看好；全班个人留校了，没有我！无可奈何，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上山下乡知青回城的大潮中，我，逆潮流而动，黯黯淡淡、形影相吊地又回到了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10 师 10 团——后来又改回为劳改农场。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有一个徐州籍的兵团女战友，实指望我能留校——能留在徐州城，但我“身不由己”，正像当年身不由己地进入徐州师范学院一样，现在也身不由己地走出徐州师范学院，走出徐州，返回苍苍茫茫的黄海滩涂。“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从黄海滩涂来到徐州城，而又从徐州城返回黄海滩涂；徐州籍的兵团女战友，却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从黄海滩涂返回徐州城，回家了！在苍苍茫茫的黄海滩涂，我挣扎着，抗争着，曾经有过一天写发怨封信的疯狂，企图追寻回当年我在徐州城、伊人在黄海滩涂时的感觉，然而，地换境移心迁，徐州城之伊人，已非黄海滩涂之伊人了。

在挣扎、抗争完全无效过后，个人情感的浪潮，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上山下乡知青回城的大潮的平复，又慢慢地平复而平静了。在以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的两条信息又点燃了我对命运追求的希望之火：一条是《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社论叫《投一光辉 群魔毕现》，居然同我半年多前发表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上的文章的题目一模一样，至少给了我这么一种暗示——我这个工农兵学员还行；一条是《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将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似乎给了我这么一种暗示——试试吧，试试或许还有戏！



当时，江苏省共有四所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即今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后改并为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即今苏州大学），徐州师范学院（即今徐州师范大学），源个中文系，伯仲之间罢了。但，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汉语专业应当是呱呱叫的。全国高等院校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在长达 16 多年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江苏全省能够有资格招收汉语研究生的高等院校共有三所：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而 1981 年获取汉语史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江苏全省却只有南京师范学院；获取现代汉语首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高校，江苏全省只有徐州师范学院。

1983 年春，徐州师范学院历史上第一次招考研究生。考吧，考吧！潜意识是，考回去，给那些人看看，当然也想给远远离去的伊人看看。至于考上考不上，心里确实还是有一点虚，毕竟是工农兵学员吧。居然真的考上了，成为徐州师范学院历史上第一批有数的几个研究生。熟悉我的人，对我考上研究生，不感到特别的吃惊，好像是早晚的事；特别吃惊的是，我考的是汉语专业而且是古代汉语专业，却不是徐州师范学院读工农兵学员时已经显山露水的文学专业。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上第一批研究生共五人：除我而外的源人都是 1951 世纪 50 年代初毕业或入学的正规大学生，现代文学专业 3 人，汉语专业 2 人。汉语专业分两个方向：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导师都是廖序东教授、古德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廖序东教授、古德夫副教授，都是我在徐州师范学院读工农兵学员时的任课老师，我和廖序东教授曾经一起“学工”，同在一个班组在徐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三班倒地当服务员，当了一个多月。尽管当时被政治运动牵得整天团团转，但是徐州师范学院汉语教学还是按部就班、井井有条的：教现代汉语的是廖序东老师，教古代汉语的是古德夫老师，每一节课都有练习，每一节课的练习都有批改，每一节课的练习的批改都一丝不苟。由此而看，我选择汉语专业，选择廖序东教授、古德夫副教授作为研究生导师，当可谓“良有以也”；



20世纪80年代末期，徐州师范大学的现代汉语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省级一类优秀课程，而由韩陈其主持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古代汉语课程，也被评为江苏省省级一类优秀课程，追根溯源，也可谓“良有以也”！

在徐州师范学院读研究生期间的学术成就，创造了若干个至今仍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第一”：

我的第一篇语言学论文《词的借代义》（《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向国内外学术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并宣布“借代义”这个名词术语（《江海学刊》1985年第4期有评介，其他刊物也有评介）；

我第一次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的语言学论文是《现代汉语词语中的古义》（《教学与进修》198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85年第5期）；

我第一次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中国语文通讯》上于第一篇的位置发表的中国关于语义结构研究最早的文章（之一）是——《试论“名·名”结构的内部修饰义》（《中国语文通讯》1985年第3期，第51-52页）；

我第一次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中国语文》上发表的语言学论文是写于研究生期间的《〈史记〉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中国语文》1985年第3期）；

我第一次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语言学论文是写于研究生期间的《〈汉语成语词典〉读后》（《徐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新华文摘》1985年第5期全文转载）。

1985年，我从徐州师范学院首届汉语史研究生毕业后即获南京师范学院文学硕士学位。那年春天，中国训诂学会会长、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徐复先生主持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史记〉复音词研究》的答辩大会，虽然已过去了整整4年，但却好像似乎就是在昨天……40多年以来，徐复先生对我



的成长倾注了心血，充满了期盼，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没齿难忘！

故乡镇江，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波澜壮阔，以近现代语言文字学而言，刘鹗（《铁云藏龟》）、马建忠（《马氏文通》）、赵元任（武进人，不久前仍属镇江；有“汉语言文字学之父”之称号）、吕叔湘（丹阳人，属镇江），名垂青史，誉满天下。刘鹗、马建忠、赵元任、吕叔湘，是大海；而我是故乡的一条小河，这条小河，从故乡流淌到徐州，从徐州流淌到南京，又从南京流淌到北京。我爱故乡的小河，我爱语言小河的故乡，我爱语言小河故乡的恩师——廖序东老师、徐复老师、古德夫老师！廖序东老师为我的第一本书《古代汉语自学练习》（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5年）赐写过《序》；徐复老师为我的五本书《中国古汉语学》（上下两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年）、《中国语言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年）、《汉语借代义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 1989年）、《汉语羡余现象研究》（齐鲁书社 1991年）、《汉语词汇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连续赐写过《序》。

师恩浩荡，如江……如海……

在于根元先生《语言是大海》的引发下，拙作《语言是小河》开始流淌。《语言是小河》，是语学和文学相结合、语言学和传播学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是语言小河向语言大海的流淌！

一滴水，只有融入小河，才会涌起浪花；一条小河，只有奔向大海，才会波澜壮阔！语言小河，永远奔泻，奔向语言大海！承蒙不弃，《语言是大海》的作者于根元老师惠为拙著《语言是小河》赐序，小谨在此以小河的名义向大海致敬！谢谢于根元老师！

韩陈其

2009年 圆月 圆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怨- 灏



我爱大海，我爱小河

——序韩陈其的《语言是小河》

于根元

韩陈其的《语言是小河》真美。思想美，语言美。

我们常常说某某人会说话，某某人口才好，某某人文笔好，于是也常常想办法练说话，练口才，练文笔。办法五花八门，似乎有些效果，也似乎没有多大效果，理论上更是缺少根据。

我几乎天天晚上入睡以前都听广播。有一个节目是一男一女说新闻，也算是谈话类节目吧，我比较喜欢听，觉得这两个人口才不错，似乎什么话题都可以谈，还谈得比较深刻。有一天这两个人谈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这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我一听，他们外行话太多，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头，不觉得他们会说话了。或许以前他们谈别的话题，对那些话题很专业的人听了也不觉得他们会说话，或许觉得他们会说话的是对话题不怎么了解的人，或许他们两个几乎天天在临时准备之后说一些他们并不很了解的话题。于是，我进一步觉得要会说话，就要对说的内容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不存在脱离了对内容了解的会说话、语言美。

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说到我们有见解的内容了，说话顺畅了，听的人甚至我们自己也觉得用语很美。我们一般不说我们不



了解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好。

所以，教人家不管什么话题、不管对那些话题了解不了解、不管自己要说的话想好了一些没有，张口就来，而且滔滔不绝，而且还有声有色，而且还美，恐怕是难为了这些老师和学生。

语言交际到位就美。这个到位包括了文和质。不够美，说明语言交际还不够到位。到位，一定准确，准确就是跟别的联系与区别清楚，当然就鲜明。

准确一定有针对性。折中不等于辩证法。如果现实里两种不良倾向，在现实的时空点上这两种倾向的作用几乎不可能正好对等，所以我们的针对性和态度也不应该对等。动辄以公正自居，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不公正，是拉偏手，袒护了该多打的，委曲了该少打的，这样的裁判也该打。何况现实里往往不是只有两种意见，也不是几种意见都是错的，更不能拿各打五十大板来套。更何况我们还应该重在建设，拿出我们建设性的新见来。

认识深刻，语言才容易生动。人民大众的语言生动，因为他们对他们的那部分生活的认识很深刻。认识深刻了，语言表达才能浅出。

不是说认识深刻了语言表达一定就好，语言还是要下苦功夫学的。但是，认识不深刻，语言表达一定不会好。这些认识也属于语言学。说这些话也是有针对性的，几次青年歌手电视大赛，评委都一再批评说，不少歌手只是在唱音符，不能打动评委的心。到了决赛了，还有不少这样的情况，说明实际上对什么是美的认识的糊涂不能不说是相当严重的。

韩陈其的《语言是小河》很美，语言也很美，那是韩陈其对他所说的内容有许多独创的体悟和见解。

还有一点，韩陈其的《语言是小河》有刚柔相济的美。我喜欢宽容的人，我喜欢同时还有脾气的人。我喜欢有脾气同时又宽容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有本事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有学问有本事就有见识，往往要坚持自己某个方面已经清楚而别人还不理解的认识，或者说有刺。有刺的人跟有刺的人怎么相处、共事、合作呢？一种办法是你的刺必须砍掉，你必须效忠于我。这太霸道。人家不干。或许有人会同意效忠，那一定是没有多大本事的人。或许有人一时韬晦，有朝一日就翻脸不认人。霸道的也没有多大本事，有本事的霸道。一种办法是把刺都砍掉，大家都光滑，大家都一样，或者说大家都平庸，或者说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老天所以让生出各不相同的人出来，就是各有用处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有不同用处的，我们非要一样，岂不是逆天之行要遭天谴？还有一种办法是各人的刺还留着，免得砍掉了刺可能把本事也砍掉了，但是，彼此都宽容。后一种办法来得好。

为人既要方正又要圆通。内方外圆。内不方正者没有主见，也谈不上讲策略，最多是随波逐流，最多是滑头。不圆通者不知道因时因地制宜，很难维持方正，那是僵硬和教条。

我喜欢读张炜的作品。张炜的作品里，山东龙口一带的山水美极了，那一带的姑娘小伙子美极了。张炜用美的心灵来感受美的世界，让我们的心灵也更加美起来。可是，你注意一下，张炜也有火冒三丈的时候。他的作品里写到谁工于心计欺负人了，语气立刻激越起来。这是完整的张炜。我喜欢这样的张炜。

韩陈其《语言是小河》里的许多人许多地方都很美。可是，你注意一下，韩陈其也有不买账、不吃你这一套的时候。《夏之情（代后记）》里有这样一段：

儿子韩樾夏是在风风雨雨中长大成人的。是奶奶的三个“要！要！要！”，才使儿子韩樾夏来到了这个世界。在奶奶韩秀华、爷爷韩庆生和三个姑姑韩素华、韩素霞、韩素珍的精心而粗放的呵护下，韩樾夏在江苏镇江从三个月长到了上幼儿园大班的年龄。一辈子只吃剩饭剩菜的奶奶，其善良而淳朴、热情而仁慈、辛劳而乐



天、顽强而勇敢、无私而无我的品格精神，一直伴随并影响着韩槭夏。韩槭夏在江苏徐州读了小学，孩子是在我的自行车上长大的。韩槭夏作为从南方来的小孩，在徐州往往受人欺负，然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老师的歧视，如今说起来，孩子还是感觉特别的委屈和难受。韩槭夏在江苏南京读了中学，那年他报考了南京韩家巷对面的一所“重点”中学，考分正押录取线，当天下午说要另缴赞助费 ~~五千元~~ 元，第二天上午却就说要另缴赞助费 ~~七千元~~ 元，一个晚上就翻了三番，黑透了！你这个“重点”中学，又能怎么啦？不信这个邪，当然是没去上！而在南京的另一所中学里，韩槭夏荣获了南京市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

我尤其喜欢这样的段落。这是一种骨气！这是完整的韩陈其，这是完整的《语言是小河》。

我痴海。我想海想得厉害。我想，我真的到了海边，会战栗。~~圆四~~年 远月，我应高万云、张宗正等邀请同夫人去了威海的山东大学分校讲学，住在海边。我到了那里并没有战栗。可是，晚上我常常起来看窗下的大海。愿月初，我同夫人、外孙布布随学院的老师们去了南戴河，还是同样的感觉。大海并不让我战栗，但是让我迷恋。大海可以咆哮，很有力量，但是通常都很平静。这是完整的大海，这是大海内方外圆的美，这是大海刚柔相济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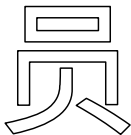
我也爱小河，河水孜孜不倦、迂回曲折奔腾向前，唱着欢乐的歌。

大海和小河是相通的。

~~圆四~~年 远月 圆日于北京方庄

汉摇江摇摇摇

摇摇摇——外传篇



秋色赋

春秋、春秋，若欲说“秋”，则必须先说“春”。

春，无人不爱，无人不宠，无人不恋。因此，文人墨客便创造了“春姑娘”的美称、雅称来抒发春情，凡夫俗子便创造了“春妮”、“春妞”的俗称、俚称来表达感情。春，因可爱、可宠、可恋、可思而可歌、可泣、可赞、可叹！古往今来，春歌，你唱，我唱，他唱，大家唱，唱尽春情、春意、春景、春色。以“春归”而言，历代诗词举不胜举，表现了无限的眷念，宋人王岩叟十分感慨地说：春归乃自然过程，“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黄莺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引自《宋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篇首语）。

而秋呢？则或往往使人愁，如“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愁；或往往使人怨，如“色衰爱弛弃若敝屣”的秋女；或往往使人寒，如“铁马秋风大散关”中的秋风；或往往使人恐，如“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的秋决。